





大明宣宗章皇帝實錄

宣德元年春正月丙申朔

上御正朝受賀文武群臣命婦朝

皇太后

皇后 日上生黃氣一道隨生冠氣一道色黃赤

戊戌

勅諭文武群臣朕惟君國莫大於奉

天守成莫重於法

祖為臣之道莫切於忠君而愛人朕嗣承鴻業惟

天惟



祖宗付畀夙夜祇敬屬精思理不敢怠寧<sub>今</sub>肇歲改  
元與天下一新尔文武群臣皆

祖宗所簡任以遺朕者必有以副朕之望據誠秉義  
懋乃嘉猷以輔予德殫厥智慮勤力不懈以恭乃  
職尔惟懋哉治民者悉心愛民治軍者悉心愛軍  
裨成享樂利用副朕子惠群生之意尔惟懋哉端  
乃心慎乃行務忠厚而戒刻薄務正直而戒邪枉  
毋附下而曰上毋肆已而虐人毋作聰明亂舊章  
毋瀆貨利壞石節用光汝績保祿位於悠久尔惟  
懋哉君臣相與同德協恭康濟宇內用致太平不

惟於我國家有賴尔亦有顯聞於無窮弗是之率  
而悖德慢礼縱欲徇私

祖宗賞罰之典其在朕不敢私欽尔毋忽 賜朝鮮  
國使臣韓長壽等鈔文綺紗羅襲衣有差  
己亥

湖廣高羅安撫司安撫田大名遣舍人譚海木速  
河等衛指揮僉事阿吉里納等貢馬及方物  
賜孔顏孟三氏子孫孔克劬等及滁陽王之親郭昇  
等鈔嘉其來朝也

庚子



孔顏孟子孫十人陞辭

上謂行在禮部尚書呂震曰朝廷待賢當厚彼皆聖賢子孫其給道里費又謂震曰孔顏孟三氏舊設教官訓其子孫必選端重有孝行者尔以朕言諭吏部知之

辛丑

上謂行在兵部尚書張彥曰比鎮遠侯奏廣西蠻賊公旺已就戮其餘尚有未平者朕思蠻寇劫掠若所在官軍制馭嚴密亦可無患致其猖獗皆因失於防閑今殺戮既多亦可憐憫其未平者更令人

招撫若不悛改然後加兵亦為晚遂勅遠侯顧興祖曰宜山清澤等處蠻寇未平者今更遣人撫諭宜必從順若仍不服則用兵勦捕毋使延蔓久害良善尤須戒飭官軍勿擾平民

壬寅

行在太常寺奏祭祀

上諭之曰國家祭祀掌之禮部而復置太常尤重其事也卿等佐朕事

天地事

祖宗非他職事之比協恭同寅以承祀事朕蓋有賴



然必誠敬之心素有持養榮盛之薦極于精潔庶  
幾神明歆格而生灵蒙矜卿等勉之 廣西丘温  
衛土官指揮岑永玉四川天全六番招討司土官  
高敬讓子鳳等來朝貢馬

癸卯

孟春享

太廟 遣中官祭司戶之神 以大祀

天<sup>地</sup>賜宿衛<sup>印</sup>壇官軍六萬一千三百四十五人鈔  
人二錠 號騎右衛指揮僉事劉興等二百十二  
人奉使忽魯謨斯等國還進方物命行在禮部計

直賜鈔

日上生背氣一道色青赤鮮明

甲辰

以大祀

天地諭戒群臣

上致齋武英殿召尚書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  
諭之曰朕今日習郊祀禮召卿等觀之於是命行  
在禮部尚書呂震太常寺卿姚友直等暨執事官  
習禮殿上

上觀之既復諭群臣曰祭享之禮莫嚴於此朕承大  
統躬祀



天地為天下蒼生祈福不敢不敬卿等亦宜秉誠相  
朕庶幾感通之道義等叩叩首而退 夜南京地  
震

乙巳

湖廣永順宣慰使彭仲遣子英亦馬忽山等衛指  
揮僉事完者禿等來朝貢馬及方物 迤北鞋鞞  
完者帖木兒等三人來歸奏願居京自效命為<sub>副</sub>  
千戶等官賜<sub>冠</sub>帶金織襲衣綵帶銀鈔綿布鞍馬  
有差仍命有司給房屋器皿等物如例

丙午

遣使齋勅命瓦剌賢義王子<sub>烈</sub>忽襲王爵勅曰  
昔我

皇祖太宗皇帝臨御之日尔父賢義王太平能恭事  
朝廷遣使往來有如一家朕祇奉

天命嗣承<sub>寶</sub>位恪遵

皇祖成憲<sub>使</sub>天下生靈咸得其所比聞尔父已沒

今特遣指揮孫觀千戶岳謙等齋勅命尔襲封為  
賢義王并襲綵幣表裏尔其恪遵朕命萬紹尔父  
之志撫綏群屬俾咸樂其土以永享昇平之福欽  
哉 朝鮮國王李禔遣部臣李澄等貢馬及方物



賀

萬壽聖節 昏刻月犯五諫侯東第一星是夜月有  
暈圍圓濃厚井南北河五車皆在暈內

丁未

大祝

天地于南郊將事之際天氣穆清成禮而退  
上悅命駕徐還謁

皇太后畢出御正朝文武百官行慶成禮

戊申

衛府右長史楊黻卒黻字民服由進士擢四川道

監察御史練達如素習臨事撥理務當於公

仁宗皇帝嗣位下詔求言黻上疏論敬天勤民崇儉

戒奢等十餘事多見采納遂擢衛王府右長史

以詩書進說隨事開益皆由於正裁處庶務粲然

修理其僚屬以下咸心服之至是卒黻孝友嚴於

自守家貧未嘗苟取一錢博季好古進修之至死

不懈

己酉

山東鰲山衛驍都指揮分事梁興弗提衛故指揮  
僉事禿僧哈母佟氏等來朝貢馬 遣使往撫別



失八里王歪思及西南夷木邦緬甸麓川車里八百大甸老撾宣慰司益尼益定灣甸鎮康四府州土官賜之紗羅錦綺有差以其勤修職貢故也時麓川木邦互爭疆界各訴於朝就令使者諭解之俾各安分毋相侵越行在前軍都督韓禧奏守衛西華門千戶路旺私擅下直請執付法司治之上曰昔

皇祖憫恤守衛官軍凡有疾及父母家室有疾者許白所管官下直此人得非有故乎命錦衣衛官訊之旺言聞父病不及告暫歸誠有罪

上曰都督劾之是而人情亦有當矜恤者姑宥之

庚戌

遣使祭故哈密忠義王免力帖木兒仍命其姪卜答失里嗣封忠順王先是

上諭行在禮部臣曰哈密受

皇祖厚恩封為王而能恭修臣職今既死宜有繼承然勉力帖木兒初承其兄忠順王脫脫今脫脫子卜答失里亦宜長仍立為忠順王守其地賜以綺帛其諸臣亦皆賜資復賜詔諭之曰朕祇奉天命主宰華夷夙夜惓惓惟上



天心歆使天下生靈咸得其所爰自即位之初以今年為宣德元年大赦天下四方萬國之民皆已翕然從化惟爾哈密近在西境昔我

皇祖太宗皇帝臨御之日爾大小文武官員軍民人等能識達

天命竭力效忠恪修職貢是以朝廷眷待弥久弥厚朕今紹承

先皇帝之志用廣一視同仁之德特遣使齎詔往諭爾哈密大小官員軍民人等自詔書至日以前所犯罪無大小悉赦不問爾等自今宜篤初心歸

誠朝廷安處本境打圍飛放自在生理庶以永享太平之福

上以漢王高煦遣人獻元宵燈復書曰承惠燈已祇受叔父親親之德甚厚感荷感姪切自念昔

皇祖

皇考之世叔父每因時節行礼今復行之於姪豈所敢當自今凡新春元宵端午更不必重煩勞費惟時惠誨言姪所望也有言於

上曰漢府所遣來者多是窺覷朝廷之事特以進獻為名



上曰吾惟推誠以待之耳 廣西柳州獞首韋敬曉  
歸附先是虔遠府宜山思恩等縣蠻民作耗柳州  
獞蠻相扇而起總兵官鎮遠侯顧興祖討之兵至  
柳州遣人宣

上德意凡降者釋其罪令有司綏撫韋敬曉等聞之  
率其黨男女三百餘人詣營歸款願改過向化至  
是興祖以聞

上謂尚書張本曰常情皆貪生懼死蠻夷之心豈異  
於人哉本對曰此由

陛下德開導其生路不然悉死於兵矣

上曰卿更休朕意遣人諭鎮遠侯及郡縣長吏令撫  
恤降附招輯流亡毋令失所 日生瑤氣色青赤  
已而生交暈色黃赤俱鮮明昏刻月犯內屏星  
辛亥

烏思藏番僧捨加剎思巴等貢馬

賜漢府所遣進燈護衛官軍田敬等三百六十九人  
鈔及紵絲襲衣有差

壬子

命建州左衛指揮僉事猛哥帖木兒為都督僉事賜  
冠帶行在禮部奏請宴勞外夷朝貢使臣



上曰四夷賓服世所貴也其使臣今不遠萬里而來者皆有慕於中國餼廩宴賜必豐庶昭朝廷優待之意大理卿胡槩執松江土豪亡賴虐民者械送至京其中有殺人取財奪人妻女侵盜稅糧因公科歛公一取十老吏滑胥逞奸肆毒皆府縣不能制者

上以付行在都察院諭都御史劉觀等曰朕為天下主惟欲民皆得安安民之道必去害民蠹譬如治田有蝗蝻則嘉穀不成今此徒皆號民蠹然更須詳審或情有可矜事有可疑亦當與辯所謂罰當

罪則民服惟務至公<sub>母</sub>有偏徇

癸丑

勅行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曰今歲事肇新春生伊始見問罪囚宜從寬宥除謀反大逆謀叛子孫謀殺及毆罵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謀故及鬪毆殺人蠱毒魘魅毒藥殺人強竊盜三犯及真犯情重者不宥外餘皆宥罪俾運糧赴宣府其雜犯死罪自備糧十五石運納文職官吏降用武職調衛徒流遷徙罪運官糧十石武官復職文職官吏調用杖罪運官糧五石各還職役軍民人等



應運納者皆復後寧家若吏典託故不赴京及在  
逃者不分徒流杖罪運官糧三石畢日皆發順天  
府為民官吏應答罪及在逃軍囚軍伴儀從皂隸  
人匠厨役抵罪者俱免科復職役若文職官吏犯  
贓者不分輕重運糧完日黜罷原籍為民

賜建州左衛土官都督僉事猛哥帖木兒及東寧衛  
指揮使金聲等二百八十四人鈔絹綵幣表裏有  
差仍命遼東都司給賜綿布 福建布政司右叅  
議樊翰奏福建屬衛軍士月糧應支鈔者歲久未  
支蓋由有司課程不敷比聞福建都轉運鹽使司

上 涇尾惠安涪州沔州鹽場積鹽甚富以其海道涉  
險故有三四十年未給者請準戶口食鹽之例給  
軍以代糧鈔庶幾軍得食用鹽免陳積

上 曰以鈔代月糧又以鹽代鈔不識於軍便否其令  
都司按察司會議果若便利即從之 陝西按察  
司副使鄭瑩奏初奉

仁宗皇帝詔旨在外都司勾軍則令按察司比較具  
實以聞都司當先以勾軍之人通報按察司庶有  
稽考今陝西行都司掌司事都督僉事李文等沮  
格不行延歷已久無所實究莫辨奸欺請明正其



罪不貸矣

上謂都御史劉觀等曰都司當方面之寄安內攘外全仗兵力所以令按察司考其勾軍之數將以革舊弊而收實用彼不以報是樂<sup>弛</sup>縱而惡繩檢姑訛文等罪令按察司再行督之如其不悛必罪不恕  
山海衛奏倉儲灾焚糧料三萬餘石  
上曰天灾固有不測或小人作奸亦未可知戶部其遣官覆勘其實以聞

上退朝御左順門與侍臣論理民之道

上曰民為國本閭里小民或沾於飢寒或困於征徭

或為豪強所抑豈能達之朝廷所賴良有司撫養存恤庶不至失所待臣曰親民之職莫若守令必嚴選舉以副

聖意

上曰人之賢否恒不易知必任之以事而後可見古

帝王選任賢良三載考績三考黜陟盖以此也然

以今觀之九載而後黜陟藉<sup>使</sup>所任非人民受其

弊多矣今在外有司從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考

察貪婪不律者即糾舉之最為良法朝廷擇守令

固為急務而御史按察司官尤宜擇人御史按察



司官得人則守賢否有不待於考績而後黜陟者矣

上又曰繼自今御史及按察司官考滿亦須以考察有司賢否為績

甲寅

上諭奉天門諭群臣曰前日御史言通政秦川往湖廣督運餉受贓川大臣何得全無知識漢大司農田延年貪求贓賄一旦敗露自殺身命為重財賄為輕此乃以至重博至輕况贓物法當入官於已何益

太祖皇帝嘗言守俸如井泉井雖不滿日汲不竭川俸亦不薄若清廉公正盡忠為國豈不長享富貴今至此罪豈可容古人云禍福無不自己求之凡在官者當以此人為戒群臣皆頓首受命 沙州衛都指揮僉事因即來遣千戶向兒台舍人苦木帖木兒奏事至<sup>京</sup>賜鈔及綠幣表裡有差 賜毛衛土官都督僉事莽哥不花等三百八人遼東東寧衛達官指揮僉事荅隆哥等九十三人鈔彩幣表裏及紵絲襲衣靴襪有差 陽武侯薛祿奏天城衛軍士守邊者月糧折絹人一疋千戶潘海每



足但給二丈餘皆入已

上諭行在兵部臣曰軍糧一石折足絹蓋優與之使  
得禦寒而朕猶慮其乏食今乃三分取其一但知  
利已豈有恤軍之心其執行法司罪之爾兵部仍  
給榜邊衛戒約 日上生背氣一道色青赤鮮明  
乙卯

修居庸關城樓命都督沈清督之

賜貴州鎮遠州土官知州何瑄建州左衛指揮僉事  
木合等交趾三江衛指揮僉事阮嫩清化衛指揮  
僉事黎已蘭等鈔綵幣表裡及金織紵絲襲衣靴

鞮有差 釋山東都指揮使衛青於獄俾復職初  
青備倭登州坐不法逮繫都察院

上念其舊勞且慮倭寇為海濱患故釋之

上罷朝御左順門行在兵部尚書張本等侍語及世  
祿本曰唐虞之時賞延于世周文王時仕者世祿  
此皆先王忠厚之意

上曰我國家待勲臣禮尤厚

太祖皇帝開國功臣

太祖皇帝靖難功臣子孫世襲其爵年幼者給全俸  
養之置武學教之書史稍長俾習武藝候其成人



然後任以事著為令典視先王之制尤備朕嗣位  
以來謹遵成憲功臣子孫咸祿用之或掌都府或  
守藩方恪勤職業者亦多有之是皆

祖宗教養之功若其不念先世積累之勞不休朝廷  
優待之意則自暴自棄矣

上又曰古云世祿之家鮮克由禮驕淫矜誇將由惡  
終此患教之不至耳

丙辰

貴州安順州土官同知阿寵雲南易門縣土官縣  
丞王嵩湖廣金洞安撫司土官安撫覃添貴遣子

忠等貢馬

賜渤泥國王叔沙那萬喏耶及頭目生呵烈等八十  
八人銀鈔綵幣表裏紗羅及金織紵絲羅襲衣靴  
鞵有差沙那萬喏耶加賜冠帶銅錢生呵烈等十  
七人亦賜冠帶

賜安定王桑兒加失夾等三人白金彩幣表裏綾絹  
等物仍命陝西河州茶馬司賜之食茶 以朝鮮  
國王李裯貢獻之勤遣內官尹鳳齋勅往勞賜王  
及妃紗羅錦綺綵幣有差 忻城伯趙彝卒彝泗  
州虹縣人始由虎賁右衛百戶調燕山右衛從顏



國公征沙漠築城宣府萬全懷安陞永平衛指揮  
僉事後

太宗皇帝靖內難累陞都指揮使封忻城伯子孫世  
襲永樂十三年命鎮守徐州

仁宗昭皇帝嗣位召還京至是卒

上遣官賜祭命有司治喪塋

丁巳

撤只刺河等衛野人頭目火羅火遜等來朝貢方  
物復陳哲博野縣知縣哲為博野有善政得民  
心至是以舊官代還縣民懇訴於巡按御史柴文

言舊官才德不逮哲遠甚惟哲有父母斯民之心  
乞留哲在任庶幾民不失所文以聞

上諭吏部臣曰朝廷選用守令正在求民安耳哲能  
得民心如此稱所用矣古人有言所欲與之所惡  
勿施其<sup>遺</sup>舊官還而令哲復任

賜朝鮮國使臣李滌等鈔綵幣表裡有差 太師英  
國公張輔言在京操捕官軍九是緣邊儲衛及陝  
西遼東山西都司者皆已遣還今在京軍少合於  
河南山東等都司及中都留守司直隸睢陽衛選  
調至京以時校閱



上曰然天下雖安不可忘武今國家無事正須訓兵  
練將卿等當為朕留意遂閱定其數勅各都司及  
屬衛選調令依期至京 夜南京雷

戊午

命建州左衛指揮僉事塔阿察撒里不蘭乞自在州  
寄住指揮僉事木荅哈為指揮同知三萬衛正千  
戶佟敬建州左衛正千戶牢苦禿為指揮僉事其  
其餘副千戶百戶所并鎮撫各陞職有差以其從  
東寧衛指揮金聲招諭還故也 改貴州銅仁府  
大厓土黃坑水銀硃砂場局隸大萬山長官司初設

貴州布政使司大小衙門時以大厓土黃坑硃砂  
場銀場局隸銅仁府至是大萬山長官司長官楊  
光度言本場局舊仍本司管轄乞仍舊以便夷民  
從之

賜廣西丘溫衛土官指揮岑永王四川大全六番招  
討司土官舍人高鳳湖廣高羅安撫司舍人譚海  
木速河等衛指揮僉事阿吉里納等鈔綵幣表裏  
有差 行在大理寺奏王骨都殺夫寃事骨都倚  
氏縣民郭小生妻嘗夜與姑同寢小生先寢仇人  
于八潛入其室殺之而遁小生父疑骨都私與隣



人表加見謀殺之執以告骨都實不與表私時有  
楊恭者知于八謀首其事然于八強辨郡縣鞠獄  
者不能得其情骨都不勝考掠遂誣服獄上行在  
刑部又不與辨將加刑骨都訴寃

上命文武大臣覆訊得誣狀時于八已死矣

上命釋骨都遂諭刑部官曰罪至死謂之極刑况妻  
殺夫尤為惡大惡法司於此不用心何所用心彼若  
不言必枉殺之矣仁人君子於一草一木不肯輕  
折何況人命朕數戒爾等須存欽恤之義何得仍  
有此事今但以赦前姑容不問若再枉人於此豈

可更容尚書金純等皆頓首謝  
已未

福餘衛指揮使忽刺亦等來朝貢馬 遣行在吏

部侍郎黃宗載等往各處清理軍伍宗載浙江戶

部侍郎郝鵬湖廣刑部侍郎樊敬揚州淮安鳳陽

廬州滁州俞士吉應天太平池州寧國安慶廣德和

州吳廷用江西北京刑部侍郎金庠北直隸都察

院副都御史李素山西大理寺卿湯宗山東少卿

嚴昇鎮江常州蘇州松江徽州李謙廣東施禮河

南寺丞張宗璉福建艾良四川通政司右叅議何



何懷輝廣西鴻臚寺寺丞張人實陝西賜勅諭宗  
載等曰兵以衛民民以贍兵不可偏於一爾等皆  
左右近臣與同國同休其竭力忠誠必勤必恭必庶  
必明毋苟且因循毋任情生事必盡是非之公俾  
軍伍無欺隱之弊平民免非辜之撓庶幾稱朕委  
任之意欽哉

命修築廣西南丹衛城時南丹衛奏城垣損壞八百  
餘文本衛軍少乞調附近軍民相兼用力

上諭行在工部臣曰南丹邊衛切近蠻寇修城不可  
緩亦不可妨農其令鎮遠侯及都司布政司會計

工力稍候農閒即督軍民興役至冬而畢毋久勞  
人行在吏部奏山東等處儒學署學政教諭訓  
導舉人侯頭等五十人所教生員有科舉歲貢中式  
例當實授

上曰比者數有人言學校廢弛今此輩教有成效亦  
能盡職即與實授以勵其餘

賜貴州宣慰司把事阿路廣西憑祥縣故土官族人  
李賜四川松藩祈命簇番僧勺失結林証桑植等  
安撫司安撫向思富古木山衛野人頭目咬納建  
州衛舍人李滿住及烏思藏使臣桑結巴等鈔幣



襲衣靴襪有差

庚申

撒力等衛韃官指揮僉事桑果奴等來朝貢馬  
命南京禮部左侍郎兼國子監祭酒胡濙為行在禮  
部左侍郎時濙來朝

上謂吏部尚書蹇義曰昔

皇祖

皇考皆嘗稱濙敬謹小心可用蓋亦朝廷舊人可罷  
其所兼官留於行在禮部 增修韓王府第命軍  
衛有司協力為之仍命行在工部遣官董其役

行在禮部尚書呂震言

皇上初登寶位天下文武官皆賀正旦而湖廣及貴  
州安順府土官同知阿寵等三十餘人後期而至  
請罪之

上曰天寒道遠南人尤多艱難不必罪震又言朝覲  
官例應給路費鈔其後至者不應給

上曰既至矣俱給之 行在工部尚書吳中奏工匠  
逃者五十餘人不懲治之無以警後來請遣官併  
其家屬取赴京

上曰此必官司失於撫綏之過不必遣官止令有司



起送其正身來但自今卿等及官屬加意撫綏耳  
辛酉

賜襲封衍聖公孔彥縉祖母父母誥命及曲阜縣知  
縣孫克中并其父母妻勅命初彥縉奏請三代誥  
命克中亦奏請父母妻勅命行在吏部言彥縉祖  
訥洪武中已襲封受誥妻洪熙元年亦受誥封夫  
人今宜贈其祖母父及封其母給誥又言在外官  
俱未受誥勅克中不應獨先得

上曰先聖子孫當優待之如所請給之於是封彥縉  
祖母父母及克中父母妻皆如制

賜交趾布政司土官叅政梁汝笏誥命并封贈其祖  
父母父母妻汝笏交趾清化府人敬事朝廷以殺  
賊及招撫功累陞至叅政至是來朝特賜以旌之  
陝西按察司使陳智言臣在任三載例給本身  
誥命切思臣父今年八十六衰老有疾乞以應給  
本身之誥先給臣父

上命從之迺北韃韃徹禿四人來歸奏願居京  
自效命為千百戶等官賜冠帶金織襲衣綵幣銀  
鈔綿布鞍馬有差仍命有司給房屋器皿等物如  
例



壬戌

四川東川軍民府故土官知府何得妻攝克遣把事何賽等來朝貢馬

命貴州總兵官都督蕭授罷征刺若洞初授奏酉陽宣撫司宋農里石提洞軍民被惹刺洞長向謀杓賞男謀古賞若阿昆等連年攻劫燒毀房屋會殺人劫財委官撫諭不服又攻劫後溪洞洞長集土人拒之生擒蠻寇六人已斬首示衆今仍猖獗再遣人招之如復梗化則調附近施州等衛所及酉陽等宣撫司漢土兵併力勦之

上諭行在兵部臣曰蠻夷之性以劫殺為能事朕不忍即加兵者恐傷及平人故但令招諭冀其自悔今不悛如此又可坐視平人受<sup>害</sup>手遂命授調兵以俟且頒戒授兵行切毋傷及無辜謀古賞等聞授整兵懼遣其黨刺惹施赴官服罪盡還所掠人口器物其所殺之人一依土俗以人馬諸物陪償誓不敢再犯至是授以聞遂命罷兵

癸亥

烏思藏大乘法王昆澤施巴遣國師班丹劄思把淨覺慈濟大國師班丹札失四川直龍等簇番僧



出思吉監藏天全六番招討司招討楊欽等貢馬  
及方物賀

萬壽聖節

賜弗提衛故指揮僉事禿僧哈世佟氏并姪奴奇等  
貴州安順州土官同知阿寵雲南易門縣土官縣  
丞王嵩湖廣金洞安撫司土官舍人覃忠撒只刺  
河衛野人頭目火羅遜烏思藏番僧拾加劄思巴  
等鈔綵幣表裏及羅絹襲衣靴襪有差

命北京刑部備棺槨造墳改葬前燕府長史朱復復  
事

太宗皇帝於潛邸以誠實見重既卒葬城南永樂中  
贈北京刑部尚書謚忠定及營建北京廣都城後  
墓當遷其曾孫紹祖啓其棺不能葬至是自陳乞  
矜惻

上亦素聞

太宗皇帝

仁宗皇帝言復之賢遂有是命 河南彰德奏趙王  
之國建當社稷山川等壇及庫藏其梁柱大材乞官  
給賜銅鉄等料令河南布政司出官鈔買用

上命工部悉如所言 四川龍州奏本州僻在山中



土瘠民貧近因飢窘借給官糧四千餘石連年荒  
歉不得還官乞以鈔代輸後之遼東三萬衛軍  
士張顯言臣聞賞罰者聖人御天下之大權也賞  
當功則人勸罰當罪則人懼永樂二十年臣在遼  
陽見達賊直造城下都指揮王真將兵拒之留都  
指揮周興等守城期以砲響出城應援真既出分  
為竒正深入其阻而虜先潛伏山下俟真至則四  
面攻之真遇伏屢舉砲而興等與城中將士皆若  
不聞真外無援兵智窮力竭虜殺其所部指揮千  
百戶耿秩等三百餘人又開原城中虜寇楊木

荅元等同寄任達官謀叛都指揮王雄等不率兵  
追捕縱其剽掠遼海衛千戶孫茂巡檢奴奴等忿  
怒躬率敢死軍士與虜拒遂奪東門茂復力戰中  
矢死賊引遁使無茂等奮勇擊賊則開原城為其  
屠矣如此死者朝廷尚未加褒錄夫遼地南有倭  
寇東有朝鮮西北皆胡虜出沒不常於斯之際能  
捨父母妻子而冒鋒鏑者不過慕尺寸之階斗斛  
之祿失今不錄人心離矣脫使虜猝然再至孰肯  
捨生取義哉且當時將士遇賊不出如周興輩尚  
生享祿食撫妻育子於朝夕之間而挺身自奮捐



軀殞身如或者卹典未加泯然無念及之者死而有知豈瞑目於地下哉乞遣官取勘盡忠而死者幾人懷奸不忠者幾人加以賞罰則公道昭著非惟遼東將士有所勸懲天下將士亦知所勸懲矣上覽其言論行在兵部臣曰旌忠賢戮有罪國之大典况死戰陣者乎彼所言誠是其速勘實以聞

甲子

木速河等衛指揮同知捏哈卜忽禿河等衛頭目牙失哈等來朝貢馬及方物嚴京城捕盜之禁時京城多盜都御史劉觀等議於五城兵馬司各

增官軍一百人與同捕捉每五十家置巡更舖一遇夜以十人守之有盜賊及違夜禁者皆聽捕以聞

上從其議命與國公張輔同五軍都督府按地方遣軍助之若所轄之地有盜不能捕者領軍頭目及兵馬司官皆論罪復召尚書蹇義夏原吉等語之曰朕即位以來深從好生之心近時犯強盜者再三覆審復未忍加刑小人無知不體朕意益肆奸頑公然糾合亡賴為惡不已朕欲立賞格令軍民擒捕爾等計議以聞於是義等議允為強盜者許諸



人及四隣擒捕如無刀擒捕者許指實赴官陳告  
捕鞠是實犯人依律處死原捕及首者各賞鈔一  
千貫仍給犯人財產為首者官旗軍校陞一級民  
官工匠人等優免差役一年如同為強盜其中有  
能自首及擒獲者免罪亦給賞仍給犯人財產其  
四隣藏匿之家知情容隱不首者同罪  
上從其議命揭榜以示中外

大明宣宗章皇帝實錄

宣德元年二月己丑朔

貴州宣慰使司土官宣慰使宋斌奏所轄乖西巴  
香等處山箐深險諸蠻雜處連年攻劫各寨傷殺  
各軍劫掠財物發人塚墓官司追捕則深入山箐  
而昆阻比等寨蠻人卓把同等不服輸稅土官劉  
得秀徃諭蠻人欲殺之鄰寨救之得免計其為惡  
十年之間八十餘次雖經赦宥終不悔過肆行劫  
殺軍民不安

上命總兵官都督肅授同三司官体覆果若不悛調



軍勦之 夜有流星大如鷄彈色黃白有光起畢  
西北行至近濁

丙寅

賜福餘衛指揮使忽刺赤等九十四人鈔綵幣表  
裡有差 行在工部奏修理南京宮殿軍民供役  
者少欲令應天府等起丁多民夫協助每班二萬  
人給糧賞如例每三月一更從之

丁卯

遣太子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釋  
奠先師孔子 建州等衛指揮僉事塔阿沙州衛

千戶兀魯思帖木兒等來朝貢馬及方物

戊辰

祭

太社

太稷 賜撒刀等衛韃官指揮僉事桑果奴等四川

東川軍民府把事阿賽天全六番招討司招討揚  
欽直龍等簇番僧出思吉監藏烏思藏國師班丹  
劄思巴淨覺慈濟太國師班丹劄失等四百四十  
一人鈔文綺襲衣有差 行在禮部奏湖廣永順  
軍民宣慰司土官宣慰使彭仲男彭英等來朝正



旦後期請罪之

上曰遠人或阻風濤或因疾病不必深究其悉宥之  
賜鈔幣表裡如例 夜有流星大如鷄彈色青白  
有光起翼東南行至游氣

己巳

廣西泗城州女土官知州盧氏遺族人岑臺等貢  
馬及銀器等物 正一嗣教真人張宇清朝賀

萬壽聖節賜鈔及襲衣

賜占城國王姪濟布智眉

等銀鈔紵絲紗羅綵絹及金織紵絲羅襲衣有差  
仍命齋文錦紵絲紗羅歸賜其國王及給鈔九百

四十三錠酬濟布智眉等物宜

庚午

上命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前下詔書令民間  
應有拋荒官田召人開耕依民田例起科近來各  
處有司多言戶部不除舊糧總額仍復徵收若果  
如此豈不失信民糧遠徵艱難必致逃避則田將  
復荒卿等宜遵依詔書無失人心 泰寧等衛伯  
顏着兒等三人來歸察刺兀山衛頭目撒里木加  
東寧衛舍人薛城哥等三人來朝皆奏願居京自  
效命為千百戶等官建州等衛指揮僉事遼台等



五人來朝奏願居遼東東寧等衛皆賜冠帶金織  
襲衣綵幣銀鈔綿衣鞍馬有差仍命順天府及遼  
東都司各給房屋器皿等物如例 浙江台州府  
黃巖縣奏去年六月十九日大雨晝夜不止水溢  
平地五六尺傷田稼六百三十六頃有奇

上命戶部蠲其稅糧

辛未

少保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奏官倉見貯小麥四  
十餘萬石恐年久朽腐今在京文武官月俸該折  
支鈔而久未支者令各支小麥五石於公私兩便

從之 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張政言各處民人先  
有逃徙荒廢田土逋負稅糧近奉詔書赦宥令其  
復業所有積逋悉為蠲免歡騰遠邇莫不來歸臣  
往山西經歷定興諸縣所見民人多復愁沮蓋是  
初逃之時有時懼罪未曾申達戶部不准開豁仍  
徵前所負租緣其舊業久棄今雖來歸生計尚無  
若復催徵逼迫則恐又致逃徙不敢不奏

上謂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等逃民初歸固當寬恤  
大赦之後何逋不除豈可謂初未申聞便要徵納  
累年逋負民何以堪其即下有司皆與蠲免



壬申

以明日

萬壽聖節遣官謁告

長陵

獻陵 襲封衍聖公孔彥縉以賀

萬壽聖節來朝貢馬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梁廣成

言陝西邊餉輪運最難若值薄收則尤不足請以  
陝西三司所問罪囚應答犯徒流雜犯死罪若定  
其等第令於緣邊納米贖罪俟兵餉有餘仍復常  
例

上謂行在戶部臣曰邊地米價高犯者貧富不齊未

可輕議 夜有流星大如盃色青白光燭地起亥

戈旁東北行至輦道

癸酉

萬壽聖節

上躬詣

奉先殿及

太宗皇帝

仁宗皇帝几筵致祭畢詣

皇太后行禮出御正朝受朝賀 夜月犯五諸侯有



流星大如盃色青白有光後有二小星隨之出織  
女西行入貫索炸散又有流星大如盃色青白有  
光出其南行至雲中

甲戌

廣西鎮安府土官知府岑永壽遣族人岑在雲南  
姚州土官同知高紫棴四川烏撒軍民府土官知  
府穆卜妻圖和遣通事陸佐湖廣施南宣撫司同  
知譚敬遣舍人秦應來貢馬朝陽木速河等衛指  
揮同知捏哈等四十人卜忽禿河等衛頭目牙失  
哈等一百六十四人鈔綵幣表裡有差賜赤

馬忽山等衛指揮僉事完者禿等鈔金織文綺表  
裡有差免邊衛軍士歲辦柴炭初都督府歲貢  
柴炭役及邊衛至是陽武侯薛祿言宣府懷安永  
寧諸衛俱臨邊境將士當嚴守備又令採辦柴炭  
致多逋逃乞罷其役

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邊衛軍士專務守備何  
得勞以他役柴雖山谷所有然運送甚艱宜其有  
逃避者其即免之自今凡有差用軍民必須計議  
得當而行不可輕率

乙亥



以初即位改元遣永康侯徐安安鄉伯張安等祭  
告

祖陵

皇陵懿文太子陵及晉恭王等歷代

帝王陵寢嶽鎮海瀆鍾山太嶽太和三山先師孔子諭  
之曰 列祖陵寢慶澤之源朕永念在心若名山  
大川鎮奠宇內及聖帝明王皆朕所向慕者余即  
位改元之初特命卿等往修祀禮孔子曰祭如在  
祭神如神在惟誠與敬其往慎之 行在禮部進  
耕籍田儀注上祭先農畢太常寺卿請大次奏請

詣耕籍位導駕官同太常寺卿導引

皇帝至耕籍位南向立三公以下及從耕者各就從  
耕位戶部尚書北面進耒耜導駕官同太常寺卿  
導引

皇帝秉耒三推訖戶部尚書跪受耒太常寺卿奏請  
復位

皇帝復耕籍位南向坐三公五推尚書九卿九推訖  
各退就位太常寺卿奏禮畢導駕官同太常寺卿導  
引

皇帝還大次華蓋侍衛如常儀順天府尹及兩縣令



率庶人終畝是日賜百官耆老宴於壇側畢大樂鼓吹鹵簿導車駕還官

上觀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所貴有實心耳為人君誠体祖宗之心念創業艱難愛恤蒼生使明德致治達於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徒親耕矣農民勤苦終歲猶恐不免於飢寒國家輕徭薄斂使之以時而貴農重谷禁游食則人咸趨耕稼不待勸率之矣不然三推五推何益於事侍臣對曰先王制禮有本有文

陛下之言及此

宗祖蒼生之福也

丙子

福餘衛都指揮喃卜花子卜刺及等來朝貢馬命行在工部重建司苑局局先被火故也

丁丑

祭先農

上躬耕藉田畢賜百官耆老宴於壇側昏刻月犯太微垣次將月在南夜有流星大如雞彈色赤白有光起河鼓東北行至近濁



戊寅

陝西洮州衛刺麻番僧班丹堅咎忽石門等衛頭  
目兀龍加等未朝貢馬 論征曲先安定功加國  
師宛卜格刺思已監藏號為淨慈普應大國師命  
奔宛卜查失兒監藏為私慈廣智大國師叱思已  
領占為普覺靜修大國師失迦思端宛卜為慧善  
真修大國師達巴兒監祭為妙慈通慧大國師皆  
秩四品給誥命銀印刺麻著星為普善禪師雁兒  
吉為普濟禪師江東巴為善悟禪師楚兒加為玄  
悟禪師鎖南札為善智禪師朵只星監藏為清淨

禪師皆秩六品給勅命銀印

以濟賜衛帶俸指

揮僉事金受友年老命其子馬代以馬哈

馬方壯而熟於騎射故也 賜行在錦衣衛帶管

歸附韃靼都指揮阿老丁等三十二人田地草場

於順天府 行在工部尚書吳中奏造軍器缺熟

鉄請於江南諸處收買然道遠恐不及期今擬發

民往遵化鉄冶先運鉄二十萬斤備用

上曰遵化既有鉄何用買於江南况鉄重滯遠運尤

勞民今當農時而有此設官吏里胥逼迫民必受

害而妨廢農功止取於遵化足矣



己卯

陞行在府軍衛正千戶呂俊為本衛指揮僉事

交趾土官奉化府同知阮子晉清化府推官潘坦  
之宋江縣知縣阮克誠嘉江縣句歷巡檢司巡檢  
武存忠神投海口巡檢何師唐支隆海口巡檢宋  
變順化府經歷陳巨茶倡縣丞潘吟乍令縣丞黎  
托蒲浪縣丞黎己牢利蓬縣主簿阮士長芙蓉縣  
丞吳景傍利仁州永江口巡檢張箇牢華州知州  
楊夢松同知張源注思州知州范公義同知武征  
義州同知范昉升州知州阮堯多翼縣丞吳景全

新安府竹洞社巡檢阮雕建平府巴粹口屯巡檢

丁異多錦縣主簿阮多理又安府通判阮思立奇

羅縣知縣黎汝付東岸縣主簿阮居易嘉林縣丞

蘇伯恭水尾縣丞黃杓珠等考滿至京進士絹衣

香襲封衍聖公孔彥縉陞辭賜鈔一千錠 旦

日生左右珥色黃赤晚日生交暈及左右珥上重

半暈背氣各一通昏刻月生左右珥色蒼白有白

虹貫珥

庚辰

皇陵祠祭署社長儲智等三十四人賀



萬壽聖節陞辭賜鈔各十錠 以王勉為行在鴻臚寺左少卿先是勉為大常卿坐濫收齋郎罷為民至是自陳臣前所收齋郎蓋准

皇陵事例會同僚官於土民內選取非臣一人之私  
臣逮事

太宗皇帝二十餘年今以罪黜伏乞矜憐

上謂少師吏部尚書蹇義等曰勉無學術亦無清譽  
特以

皇祖舊臣未忍遽棄然不可以奉神明可改授他職  
遂以為鴻臚少卿 司苑局言上供蔬菜當用藟

稽三千束蘆葦蒲五千餘束麻千斤例當順天府  
取給

上曰內用蔬菜幾何而取於民如此可三分減二顧  
謂侍臣曰大為禹惡衣菲食惟恐奉養之過勞民費財  
朕安可以園蔬重勞費百姓 征西將軍叅將保  
定伯梁銘奏寧夏邊衛軍馬衆多有疾者無藥治  
療乞官為之備

上命陝西布政司支官鈔布藥給之 巡按陝西監  
察御史梁廣成劾奏布政司左叅議潘弘溺於佚  
樂不公座理事遇



聖節無故亦不行禮怠惰不敬於法難宥命陝西按察司鞫之 夜月犯亢

辛巳

賜朝鮮國使臣李澄等鈔綵幣表裡有差 遼東總兵官都督僉事巫凱奏比鎮守居庸關都督沈清言凡自虜中脫歸之人慮有奸詐請寄在京各衛移文原處令其官旗親屬赴京認領今遼東各衛所有被胡寇虜去得脫歸者老幼殘疾五十餘人先因天寒皆令回衛依親暫處今當送京路遠艱於往來恐致失所必如清之所言不惟沮人慕

歸之心且動搖其親屬乞自今有被虜脫歸之人除有馬及少壯者令送京其無事情老幼疾病男婦請令徑送原衛付其官旗親隣為便從之 江西建昌府奏郡有學糧田額過重舊例折布今復徵米遠輸如南城縣二都有田一千餘畝計糧九百六十餘石舊時民人八百戶輸納尚艱今多死亡止存二百戶糧額未減徵輸尤難近者御史陳正倫言江西官田重租請仍折布已蒙矜允而上司猶欲徵米上孤明恩

上命行在戶部如舊例折布 夜有流星大如盃色



青白有光起參旗西行至近濁

壬午

召戶部尚書古朴還朴先督賦於直隸諸郡至是以戶部尚書師達有疾遂召朴還部

命福建右布政姚肇致仕肇浙江富陽縣人洪武中為太常寺丞累陞雲南叅政九年復陞布政使肇

歷事雖久而政績無聞至是年老愈怠於事巡按

御史奏其不任事故命

致仕

賜建州等衛指揮

僉事塔阿等及沙州衛千戶兀魯思帖木兒等八

十七人綵幣表裡及織金紵絲絹襲衣有差尚

膳監奏

奉先殿祭卓尊壘及黃羅帷幔銷金夾袱歲久漫漶宜修理

上曰祖宗神御所用皆宜鮮好其令工部新製不可苟簡儉薄秦王志均奏請以長興候舊居改為第四第居宅從之雲南布政司左叅政徐子良考滿應給本身誥命良自陳父得成年已七十八乞以所應授誥命先授其父

上命行在吏部從其請河東陝西都轉運鹽使司奏所隸鹽池周迴百餘里護池隄堰一百二十處



及垣墻更舖近年為雨所壞請依洪武中舊例令蒲解二州安邑等縣民夫修築

上諭行在工部臣曰方春農務為急未可使民令候秋成後為之深州民嘗被差採木後已赦免已採者置於濱河為水所漂有司責其償民訴于朝上謂行在工部臣曰置非其所致有失典者之過何預小民而責其償且已赦免又責償是不信矣民無罪皆有司之罪姑宥之

癸未

賜廣西酒城州土官族人岑臺等鈔綵幣表裡有

差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張政劾奏按察司僉事劉敬愒於政理恣肆怠惰廢事瘵官難任風憲命政執而鞫之

乙酉

以明日清明節

車駕發京城謁

長陵

獻陵先

上御右順門謂侍臣曰朕自幼鍾愛於

皇祖未嘗一日不侍左右弘謨偉略隨事訓教



皇祖妣同歷艱難弼成國家撫育朕躬慈愛備至我  
皇考德紹

先烈仁覆蒼生不期年而遽上賓劬勞之勤終身今  
山陵在望霜露之感尤切將以清明日展謁至身  
車駕啓行 夜有流星大如鷄彈色黃赤出天江東  
南行至雲中

丙戌

車駕至

天壽山上遙望

二陵松柏鬱茂因嗚咽流涕是日詣

陵行謁祭禮不勝哀慟左右亦皆感泣  
上謁

獻陵畢御帳殿召成山侯王通工部尚書黃福等諭  
之曰今

山陵將訖工卿等勤勞簡在朕心其督工官宜陞賞  
以答其勞尔次第以聞務協公論工匠軍民又違  
父母妻子亦宜賞賚散遣寧家於是通等次第應  
賞官及工匠軍民具奏

上閱之親定陞賞例揭榜示之人皆歡悅 大名大  
長公主薨公主



太祖高皇帝第七女洪武中冊封下嫁駙馬都尉李  
堅

仁宗皇帝加號長公主

上嗣位加號大長公主至薨年五十九訃聞輟視朝

一日遣中官賜祭命工部治葬

丁亥

車駕還京師 日上生背氣一道色青赤鮮明

戊子

夜北方有黑雲一道東西竟天

己丑

賜雲南姚州土官同知高紫種四川烏撒軍民府  
通事陸佐廣西鎮安府土官族人岑在湖廣施南  
宣撫司舍人秦應潮等鈔綵幣表裡有差 遼東  
都司義州備禦都指揮同知李信扶私杖殺義州  
衛指揮馬迅事覺都察院逮問得實擬律當斬  
上曰草木雖微尚當愛惜人命至重豈可枉害况指  
揮朝廷命官都指揮而以私忿殺之則屠士卒可  
知命斬之 夜有流星大如鷄彈色赤有光起南  
斗東南行至近濁

壬辰



南京守備太監鄭和等奏

天地壇大祀殿并門廊齋宮及山川壇殿廊厨庫俱已朽敝請加修理

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兵中等曰祀神因之大事其祠宇皆當完固况郊壇山川壇尤重其令南京工部發匠修葺中言大事諸般當用香楠等大材請取四川湖廣所採者用之

上曰大材南京見有者即給用如無即往彼取之須令善撫軍民給以糧賞一如營造工匠之例復遼東都指揮僉事牛諒官初諒挾勢欲逼取故官

女子為婦應杖會有詔恤刑準例運米贖罪行在兵部言當復職從之因諭諒曰為大臣敢尔犯法再犯不宥矣

甲午

昏刻有流星大如盃色青白有尾光燭地出天棊東行入天津五鼓有流星大如鷄彈色赤尾跡有光起北斗西北行至游氣



大明宣宗章皇帝實錄

宣德元年三月乙未朔

順天府官引京城坊廂長老人入見

上諭之曰京師五方之民雜居習尚不同不易治朝  
廷供億百需以其便近及所責辦視外郡尤煩勞  
皆朕所悉今嗣承

祖宗大統期與海內相安於無事矧京師予爾為民  
者須相訓告勤務本業孝親敬長和睦鄰里不事  
游惰不作淫巧不犯憲章則為良民有司体朝廷  
之心視民如子恤其飢寒均其徼役撫綏良善詰



治奸慝俾吾民樂生則為良有司朝廷於為善者  
賞之為惡者罰之賞罰之典皆

祖宗成憲朕不敢違時紀元之初政令維新京師之  
民拱聽聖諭莫不稱慶

丙申

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等曰朕聞陝西去歲薄收  
今軍民多艱食而修襄陵樂平二王府漢中運茶  
及採紅花茜草之類皆用民力今東作之時何暇  
及此宜遣人馳驛諭所司姑停止所遣之人皆令  
還京示以討安定番賊功陞罕東衛指揮僉事綽

兒加為都指揮同知副千戶阿卜及兒為指揮僉  
事頭目阿兒吉着里吉管側為副千戶行在工  
部奏韓王之國社稷山川等壇所用祭器冠珮及  
鄭王等七府樂器衣服諸物請於內庫支給從之  
丁酉

上以舊制諸王子女婚娶皆由朝廷選授比以宗室  
蕃盛選之難悉得人乃命諸王自今婚娶或有不  
及時者悉自行選配然後聞之朝廷授以冠服諸  
儀物諸王便之貴州宣慰使安中遣把事王志  
彬遼東安樂自在鞬官舍人開原奴奴失倘哥三



萬衛頭目鄭捨奴大嵩衛韃官指揮僉事高阿得帖木兒等進馬及金器四方物

命總兵官大傅黔國公沐晟督率寧州土官知州刁吉罕等捕寧遠州賊叅將榮昌伯陳志等招捕交趾宣化太原等府賊時掌交趾都司事都督陳濬等奏交趾宣化嘉興等府賊首周莊等糾合雲南寧遠州紅衣賊長擎等劫殺人民燒毀州縣解字又太原等府歸化等州縣賊黃庵等聚衆為盜并美菑縣賊潘可利亦從賊首黎利劫掠蓋太原宣化二府屬縣隣近雲南寧遠州其人皆紅衣黑帽

故號紅衣賊土官知州刁吉罕縱令劫掠官軍討之則遁入山林軍回復出行劫請兵討之故有是命

賜福餘衛都指揮舍人卜刺歹等鈔幣 毛憐衛指揮僉事兀罕出等八人招諭逃叛楊滿皮至京賜鈔及綵幣表裡襲衣等物有差 大同總兵官武安侯鄭亨奏款以見在操備官軍五千人分作四班自春二月至秋九月兩月一次遣一千二百五十人取衣裳冬十月至春正月天氣寒返正虜寇出沒之時俱留備禦過此仍舊從之 正一嗣教真



人張宇清欲求龍虎山道士八十一人度牒而難  
以自奏行在禮部侍郎胡濙代為之請

上曰僧道給度牒

祖宗有定制無託人請求之理朕不惜宇清惜其教  
也尔以朕意諭之

戊戌

陝西洮州衛着藏簇故土官正千戶此的子智秀  
配等貢馬 行在工部言彰德府奏趙王府建社  
稷山川等壇應用材木請官給之然王之國之初  
仁宗皇帝已賜材木一千株今難再給欲給則量以

近河所貯官木與之

上曰立社國之大事况王國初建百需求備可與材  
木一萬株發軍民運送 羽林前衛指揮使陳廣  
伏誅廣貪酒暴橫結亡賴為盜殺人被獲法司鞫  
訊得實當以斬罪其母訴乞存養

上諭法司曰三品正官受祿不薄猶為盜殺人此其  
人可知今內外軍職誰非功臣而不誅是無法矣  
其斬之如律

己亥

貴州太平代長官司土官長官宋英遣頭目陳文



貴哈立麻番人鎖南堅藏管覓番僧公哥堅藏東  
藏番僧三丹靈藏番僧沙加藏并靈藏贊善王子  
鎖南監藏都指揮桑見結藏子星吉兒監藏遣刺  
麻領占扎思巴等來貢馬

命行在禮部鑄鎮守交趾內官關防 交趾總兵官  
營昌伯陳智都督方政討叛寇黎利進至茶籠州  
敗績蓋政勇智怯素不相能內官山壽專志招撫  
而擁兵不救至是遂敗尚書陳洽以聞

上遣勅切責智與政曰叛賊黎利本一小醜如早能  
盡心掩捕如拾芥耳乃安坐不慮養寇遺患今聞

率兵至可留関及茶籠州兩遭挫辱皆緣尔等平  
日私意忿爭兩不相下是以臨事之際勇者獨往  
而無謀懦者畏縮而不助安能成功論罪豈可輕  
貸今姑優容宜晝夜同心同力練兵蓄銳務滅此  
賊以贖前罪責壽曰叛賊黎利本以窮蹙小寇若  
早用心擒捕如探雀雛尔多妄執以見再三陳奏  
惟事招撫以致養禍遺患及方政等進討尔擁官  
軍一千餘人坐守又安不往來策應遂致悞事尔  
罪豈可容乎宜深思改悔盡心奮力協助政等共  
圖後效



勅洽曰意相境不相和協再至於敗今姑優容之使  
圖後效用贖前罪爾宜盡力贊輔俾其同心以平  
此寇古語云危而不持焉用彼相爾宜勉之 行  
在吏部言徵至稅戶人材多有言老疾欲循例令  
子姪代之

上曰古人言有恒產者有恒心今國家用稅戶人材  
意亦如此其老疾聽以子姪代但亦須考驗而後  
用之 行在戶部言駙馬都尉宋英奏求白河邊  
廢地牧馬其中聞有民田四十七頃

上曰人與馬孰重此輩生長富貴恃恩恣肆豈知輕

重須遣人覆勘如果皆是廢地與之但有民田勿  
與 忠勇王金忠奏比賜牧地窪下不宜孳畜近  
三十餘里有廢地高爽宜馬命戶部改與之

贈又安知府琴彭為交趾布政司布政使遣官賜祭  
勅交趾布政使司曰故知府琴彭恪恭朝廷堅持  
臣節畢力抗賊死不易心忠義之誠明如皦日朕  
懷憫惻夙夜不忘命特賜為交趾左布政使勅至  
即厚恤其家仍遣人護送其子一人來京官之彭  
交趾人擢又安府守茶籠州民懷其惠及叛寇攻  
城晝夜備禦臣節彌厲糧盡援絕不屈而死事聞



故有是命

庚子

雲南元謀縣故土官知縣吾忠子政烏思藏番僧  
着竹哈密衛頭目哈刺苦出河州衛頭目兀魯思  
等來朝貢馬  陞烏思藏大寶大乘闡化闡教贊  
善五王及大國師釋迦也失差未使臣阿木葛為  
灌頂淨修弘智國師鎖南星吉為灌頂國師俱賜  
二品鍍金銀印領占端竹桑結巴高竹幹陞國師  
賜五品銀印及誥命領占班竹兒端竹札藏龍國  
師賜誥命堅敷監藏鎖南失賴領着領占扎思巴

鎖巴烈陞禪師賜勅命皆賜六品銀印公哥札為  
指揮使鎖南端竹為指揮僉事賜銀印誥命金帶  
結藏為正千戶賜誥命銀帶刺麻工葛端竹葛羅  
思巴星吉公哥音卜俱賜勅諭象牙圖書公哥賒  
刺鎖南札俱賜護身勅  渤泥國使臣沙那萬喏  
耶等陞辭

上謂行在禮部臣曰渤泥國王遐旺之父在

皇祖太宗皇帝時奉家來朝及還沒於路因命遐旺  
襲爵朝廷待之既優彼之忠誠逾篤今復遣使遠  
來可嘉宜優賜之於是賜遐旺文錦金織文綺絲



幣紗羅倍諸番國 寧夏中護衛百戶姚純校尉  
餘丁王伴兒告慶王點閱軍士製造軍器購收天  
文書

上知其妄貽書慶王曰小人誣罔已洞見其清叔祖  
忠敬朝廷藩屏

宗社之心通于神明所從來久矣我

皇祖

皇考咸所倚重予目覩而心識者也今此儉人之言  
已屏却不聽幸勿有疑

辛丑

命都督馬聚鎮守定州 陞掌府軍前衛事都指揮

同知李玉為行在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建州衛

指揮使李滿任為都指揮僉事命故金吾右衛指

揮使申勇子剛金吾後衛指揮使費甫子雲府軍

左軍衛指揮僉事陶原子敬俱襲<sub>父</sub>職 陞魯府

紀善王貞為右長史與左長史鄭昭等俱致仕時

魯王肇輝奏昭等在府三十餘年金皆已老請陞

貞為長史與昭同致仕

上覽奏諭行在吏部尚書蹇義等曰魯王賢而禮士

昭等必有巨輔之益所奏宜從之義等因奏魯府



左長史王璞請給誥命緣王府官侍王居京師者  
洪熙元年

仁宗皇帝特恩給與誥勅今各王府文職官若比外  
官一考稱職然後給授則王府官例不考覈其給  
授與否取自

上裁

上曰王府官豈可分內外

先朝既與誥勅當并與之必自長史紀善始義又奏  
洪武中奏定僉吏事例正軍戶五丁者充吏四丁  
者不許水馬鋒站貼軍雜役養馬等項人戶四丁

以上者充吏三丁不許民戶無他役三丁兩丁者  
充吏一丁不許奉行已久今一戶有二丁三丁者  
一丁充吏一丁或為官或充生員及有一丁充吏  
後有司又僉其一丁充吏來訴重役皆有役所來  
載難於處分臣等議得此等重役若一戶有二丁  
三丁內一丁充吏為官者免其吏農民一丁充吏  
一丁或自監生生員謫吏者免其農吏先僉一丁  
充吏後又僉一丁免其後充者一丁充吏一丁充  
生員免其充者生員果有成效入學雖後即免其  
為吏者若及四丁之上俱不免從之



壬寅

召尚書黃福馳馱赴京時告省墓萊州以張珂為宗人府經歷王子沂楊居正皆行在監察御史子沂河南道居正福建道珂初為贛州府知事坐事謫交趾充吏子沂初為江西僉事謫隆慶州為川民至是俱以求賢奉至居正洪武中為監察御史有罪謫戍遼東先是

仁宗皇帝諭吏部都察院臣曰今御史多不稱任洪武中御史被謫今尚有堪任者許奉用有薦居正者召至遂復其前職擢行人牟倫王翺序班趙

儼庶吉士晏鐸監生劉真楊理王懋蘇霖王禮韓瑄耿定俱為監察御史倫鐸行在湖廣道翔行在山東道儼行在河南道貞行在福建道霜行在廣東道禮行在雲南道瑄行在四川道定行在交趾道理南京河南道懋南京山東道陞太常寺贊禮郎杜忠為本寺丞吏部稽勲清吏司員外郎高惠為廣東布政司右叅政應天府治中王登為山東布政司右叅政山東布政司左叅議潘粟為山西按察司副使行在廣東道監察御史陳治通政司知事顧謙前北京道監察御史王恕俱為按察司



僉事治河南謙江西怨雲南調前浙江按察司副  
使許銘為湖廣按察司副使改江西布政司左叅  
議魏修為右叅議初修以冗員召還至是無缺惟  
本司缺右叅議遂改任之 降浙江按察司僉事  
謝廷蘭為華亭知縣以巡按監察御史考其不勝  
任也 增置廣西柳州府融縣思管鎮南寧府武  
緣縣西安寨高井寨傳合寨平樂府富川縣白霞  
寨桂林府義寧縣桑江口古田縣桐木鎮七巡檢  
司王官副巡檢各一員  
賜陝西洮州衛等處刺麻番僧班丹堅答忽石門等

衛頭目兀龍加等鈔絲幣表裡襲衣有差 巡按  
山西監察御史祝昇言臣回京日過辭寧化王王  
謂臣曰有母老患風疾無醫求之晉府不與欲取  
於軍民之間不敢情實迫切汝還朝為我奏  
皇上乞一良醫療母疾母若更生不敢忘大德  
上聞惻然即命太醫院擇一醫士之善者遣馳駟詣  
之

癸卯

賜交趾奉化府土官同知阮子晉等二十九人鈔絲  
幣表裡有差



先是行在工部侍郎蔡信言浙江等都司及大同寧夏宣府衛軍士在京執役者乞皆取家室至京隸錦衣衛

上不允以問工部尚書吳中中對軍伍當與兵部議至是兵部尚書張本等言信奏取軍匠家室計其數凡二萬六千人總二百四十五衛所有大同寧夏諸衛皆臨邊境為匠者整役其一丁今若盡取如一匠止三丁四丁已近十萬之數士伍既缺人情驚駭其言不可行

上曰朕固知其不可彼以匠藝得官豈諳道理但知所管屬多則於己有利豈知兵備乃國家重事不可徹減况比來營建已皆停止何用勞擾如是已而復謂本<sup>曰</sup>昔魏文帝欲徙冀州戶十萬實河南非辛毘切諫不能止朕嘗嘆魏文帝躁急不知民艱方以茲自傲卿等於事之不利軍民者苟有所聞必為朕言之 河間府獻靜安二縣民一百六十七人奏先因年穀不登飢窘乏食永樂間挈家往真定等處就食今遇赦還而連歲所欠稅糧有司追徵不已乞蠲免命戶部從之

甲辰



總兵官都督蕭授奏貴州新添官長司舍人宋志道劫掠民居遣官招撫肆惡不悛又糾集諸峒蠻肆掠請發兵捕之

上謂行在兵部臣曰梗化固當加兵但恐鋒鏑之下傷及無辜再令授及三司遣官撫諭若復拒命以兵勦捕未幾獲志道械至京

上命行在都察院治之如律廣西按察司按察使

劉子春奏廣西都指揮同知陳全壽受慶遠衛官軍銀七十兩鈔六百二十錠請治其罪命按察司鞫之周府儀賓徐茂先卒訃聞

上遣官祭茂先中山武寧王之孫也

乙巳

命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掌北京行都督事調行在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山雲為北京都督府都督僉事灤縣民充郊壇戶者有司責令養官牛又俾充運運夫民訴於通政司以聞

上謂侍臣曰國家重祭祀而郊祀最重舊制郊壇戶悉免他役者慮其不能專有司不知所重不恤民艱可責也姑宥之遂命行在禮部申明郊壇戶免雜役之令



丙午

命都指揮僉事周敬掌遼東金州衛事時總兵官都督僉事巫凱奏金州地臨大海倭寇不時出沒而缺官守禦

上命行在兵部尚書張本會英國公張輔選指揮老成可任邊寄者輔等言敬可用遂命馳駟往掌衛事

命行在兵部凡武官有犯當立功克軍未行及法司見問者皆令往交趾立功贖罪 右春坊大學士

兼行在翰林院侍講學士王英奏母年老道遠艱

於迎養乞以南京每月侍講學士俸於本貫官倉支給以備養從之

丁未

勅楚王蜀王各發護衛步兵一千福建廣東雲南貴州四川湖廣各都指揮使司并南直隸各衛選調馬步軍共萬五千人赴交趾討叛寇廣西都指揮司於思明田州等府選調弩手土兵三千餘人聽征且為鄉導仍勅老撾不許容納叛逆

上以春兩頻降退朝召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等諭之曰朕初承大統政化未洽念自古國家未有不



由民之富庶以享太平亦未有不由民之困窮以致禍亂是以夙夜祇畏用圖政理所冀天時協和年穀豐登去年冬夏雪今春益以兩澤似覓秋禾可望然一歲之計在春尚慮小民陷於飢寒困於徭役不能盡力農畝其移文戒飭郡邑省徵徭勸課農桑貧乏不給者發倉廩賑貸之 迺北和寧王阿魯台部屬巴的來歸葛麻衛頭目板塔等來朝皆奏願居京自效命為百戶所鎮撫毛憐等衛指揮僉事亦令合等亦馬山衛試百戶委刺來朝皆奏願居遼東東寧衛悉賜冠帶金織襲衣綵幣

銀鈔綿布鞍馬有差仍命順天府及遼東都司各給房屋器皿等物如例

戊申

夜月犯氐西南星月在北

己酉

夜有星大如鷄彈色青白有光起大陵正北行至近濁

庚戌

試國子監生鄧廷秀等二百八十人於承天門外先是行在吏部以天下教官多缺奏請於兩京國



子監選明經堪為師範者至是選畢完

上命行在翰林院嚴試之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姚震奏山東諸府州縣永樂二十一年夏稅小麥前奉命折鈔已徵在官今行在戶部復令以鈔還民仍追小麥緣諸處連年薄收民貧尚艱宜仍准鈔為便

上從其言謂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令出惟行不惟反前令折鈔復改徵麥何以取信於民卿等朕所倚任切須留意 山西孟縣山東濟寧州河南磁州皆奏去年田穀薄收人民缺食已將預備

倉糧米借給飢民候秋成如數還官

曉刺填星

犯鍵閉

辛亥

上諭行在吏部尚書蹇義曰交趾叛寇黎利潘僚殺害忠良盜據州寨凡官吏軍民有被迫脇不得已從逆及有曾與黎利等同謀受其委任者今能悔過遷善或率眾來附或挺身自歸悉宥其罪復其職役其中有能盡心朝廷出力報效及交趾土人有能奮建功績者皆量其力能授之以官可編置勘合一千道付總兵官及尚書陳洽掌之俾驗績



除授 復府軍前衛前左千戶所永樂二十二年  
冬以府軍前衛軍分隸鄭襄諸王府至是所分  
之軍奏願還原衛所遂復之後以選軍復役及新  
軍日增又置後左<sup>後</sup>右中右前右四所 降應夫  
府治中都善江西按察司副使申嶽僉事吳禔為  
交趾辦事官以監察御史劾其不勝任也 行在  
工部營繕司清吏司主事黎澄考滿吏部劾奏澄  
歷九載悉不赴部給由今又歷兩考始給由有違  
定制

上曰澄在安南罪重

皇祖特宥而用之今所犯小罪可宥也

壬子

雲南總兵官黔國公沐晟及巡按廣西監察御史  
汪景明奏麓州宣慰司屬思陀甸火頭曲比及廣  
西崇善縣土官趙暹等攻劫州邑阻絕道路蠻民  
驚駭遣官招諭不服請發兵討之

上謂行在兵部尚書張本曰蠻夷自相仇殺未可遽  
發兵其再令三司招撫如又不服奏來處置 太  
子太保陽武侯薛祿奏宣府臨遷重鎮洪武中置  
六衛戍守後皆改調惟存宣府前一衛而左右二



衛今屯定州請令復還宣府庶幾邊備嚴固

上謂行在兵部尚書張本曰定州畿內地以宣府兩衛屯彼者永樂初權宜耳宜令復舊但兩衛軍士家屬不下二三萬人屯處已久今遽徙之人情稍難俟秋分兩番往來守備且俾豫營廬舍一年後併以家屬行 大興左衛百戶李興奏臣父早喪母改適陝西鄜州吏目以亡臣母在彼年老無依臣幸有祿乞躬迎歸養 上顧行在兵部臣曰子無絕母之道從之但定興期限俾往 夜月犯南斗

癸丑

陞禮部右侍郎張英為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直文淵閣 復金鑄大城縣知縣鑄先為知縣滿九載赴吏部大城之民伏闕奏鑄公正清廉知民疾苦乞賜復任

上謂行在吏臣曰牧民有善政者古有增秩其令鑄復任陞從六品俸

命指揮使杜福仍守開平福父在開平年六十餘以老乞<sup>開</sup>以其子衡代開平千戶楊洪等奏福勇而有才居遷城父練達兵務善撫士卒乞令仍守開



平

上謂行在兵部尚書張本曰邊將在得人昔魏尚守雲中匈奴不敢近塞趙充國屯邊羗虜遠遁福練習邊事素得士心安可使就閒但當優待之耳遂以其子代令福為致事官仍往開平協助都指揮唐銘等行事

賜貴州宣慰司把事王志彬阿呂等遼東安樂自在州韃官舍人開原奴奴失尚哥三萬衛頭目鄭捨奴大嵩衛指揮僉事高阿得帖木兒等鈔綵幣表裡金織襲衣有差別給鈔酬其馬直 巡撫蘇州

等處大理寺卿胡縻奏應天<sub>府</sub>上元江寧二縣者民言今國子監缺膳夫黑窰厰乏工力皆取役二縣之民二縣之民差役頻繁兼有趨辦力不能堪請如洪武中事例以應天常鎮蘇松等府縣罪囚應笞杖徒流者充役為便

上曰役有罪以蘇民力亦何不可命行在刑部勘酌以聞於是尚書金純等奏請令南京刑部都察院諸衙門除偷盜鬪毆傷人及威迫人致死犯奸依律科斷外其民人有犯徒流罪者發充膳夫滿日吏替軍民工匠犯笞杖者發黑窰<sub>窰</sub>等厰赴工滿日



踈放從之

甲寅

四川播州宣慰使楊昇未朝貢馬方物

乙卯

琉球國中山王尚巴志遣使者實達魯等上表貢  
方物謝命襲爵思

賜陝西洮州衛故土官舍人沓秀札貴州太平代長  
官司頭陳文貴哈立麻番人鎖南堅藏管覓番僧  
公哥堅藏東藏番僧三丹靈藏番僧沙加藏贊善  
王子鎖南監藏都指揮桑兒結藏子星結兒監藏

等所遣刺麻領占扎思巴等鈔絲幣表裡襲衣有  
差仍給絲幣付扎思巴等歸賜鎖南監藏星吉兒  
監藏等且酬所貢馬直 行在都察院奏遣監察  
御史唐舟等二十一人分往各布政司直隸諸府  
州縣照刷文卷

上諭舟等曰刷文卷以察奸弊正遠錯湏以清潔無  
私為本不然則是則黑白不能分別然又當安祥  
平恕勿事煩苛爾等宜識朕意

上罷朝御左順門諭侍臣曰適觀大理奏錄因其中  
有同飲致醉鬪爭殺人者當其同飲之時自謂意



氣相合及醉後不復省記遂致如此皆酒之過古  
人酬酢百拜豈有此禍漢以來醉酒殺人至於亡  
身破家者不小名為毒藥豈不誠然此真可以為  
戒侍臣對曰禹疏儀狄而絕旨酒正慮此也

丙辰

命行在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李玉仍掌府軍前衛  
事

命通州衛借職指揮焦禮襲其父把思台原職指揮  
僉事仍僉其故兄謙子管失奴襲指揮使初把思  
台任通州衛指揮僉事老疾以子勝代之勝卒子

義勇襲亦卒乃以把思台次子謙襲後謙屢征進  
有功陞指揮使又陞都指揮同知卒其子管失奴  
時年尚幼禮借襲指揮使往遼東備禦至是管失  
奴長禮當還其官兵部以聞

上曰把思台之孫管失奴固當襲禮——借職當還官  
然禮在遼東能效勞動而管失奴之父謙又自立  
功陞至都指揮父祖俱有功子孫俱當優之遂以  
禮襲指揮僉事管失奴襲指揮使

賜雲南元謀縣故土官舍人吳政烏思藏番僧著竹  
哈密衛頭目刺哈昔出河州衛頭目兀魯思等鈔



綵幣表裡嚴衣有差 琉球國中王尚把志遣使  
奏臣祖父昔蒙朝廷大恩封以王爵賜皮弁冠服  
洪熙元年臣奉詔嚴爵而冠服未蒙頒賜

上命行在禮部稽定制製以賜之 行在禮部奏錦  
衣衛力士甯直言山西中條山產膽礬乞令有司  
採進

上曰膽礬何切於用耕則有粟充飢桑則有帛禦寒  
礬如山積何益飢寒乎小人之言不足聽也古之  
人君惟欲民富凡山澤之利皆弛其禁若礬可利  
民聽其自採

丁巳

五開衛吏龍淵言鈔法沮滯乞禁止民間毋以布  
帛米麥交易則鈔可通行

上曰布帛菽粟民所服食不可一日無者互相貿易  
以厚其生豈可禁絕俗吏之言可聽乎 夜有流  
星大如鷄彈色赤有光起壁宿西北行至<sub>閣</sub>道

戊午

復趙府典寶正范澄官<sub>管</sub>求樂十二年坐事謫成交

陟

仁宗皇帝即位從趙工高燧奏遣使召還至是始至



上嘆曰此

皇考愛弟之仁也命復其職 潘王模奏今男女俱

長將及婚配而府中窄隘欲展地增造府垣外皆

民居地

上謂行在工部臣曰王府當為造居第但令民徙  
必召怨可遣官往視當造居幾何民當徙者幾何  
具實以聞 行在戶部奏永樂二十年天下所進  
賦役黃冊無官庫皆於各城樓收貯例應比對舊  
冊磨算異同緣舊冊皆在南京後湖欲以新冊送  
南京如例查對從之 太子太保陽武侯薛祿奏

萬金右衛城在德勝關口地高乏水宜徙於近城  
七里宣平堡計軍士三萬人築城可一月畢工

上曰此城戍守已久安得重勞軍民唐太宗時有請  
修古長城發民乘堡障太宗曰當掃清沙漠何用勞  
民遠修堡障此役姑止

己未

造華陽王府教授印時王自陳承命居澧州凡遇  
謝恩朝賀累欲差人而官無印信文移不便事下  
禮部言平陽寧化等王府曾給教授印今華陽王  
府宜循此例遂命造給之



命監察御史薛廣伍宗源給事中劉俊李蕃及錦衣衛官分詣宣府隆慶等衛整典軍士

庚申

行在工部尚書吳中奏自通州抵儀真沿河所貯材木宜令平江伯陳瑄所部糧舟回還者順載赴南京又言南京修殿宇缺材木請闕欵遣人於湖廣江西買用

上曰若往湖廣江西買木道遠勞民可以運回南京材木用之夜有流星大如鷄<sup>彈</sup>色青白尾跡有光出閣道東西行至雲中

辛酉

黜行在湖廣道監察御史謝瑤為交趾大蛮縣知縣瑤薦賢奏牘誤書姓自陳改正

上謂行在吏部尚書蹇義曰古人奏牘皆存敬慎石慶書馬字欠一點惧及死今薦賢不知其姓豈能知才輕率如此豈稱御史之職其<sup>改</sup>外任遂有是命

壬戌

陝西按察司僉事饒安奏寧夏甘肅重兵鎮戍供給糧餉民力甚難其地皆極肥饒官軍且耕且守



最為良法

太宗皇帝嘗命勸嚴覈其田十不得一雖已屯種不足於用若令廉幹大臣往同二處總兵官勘覈分給諸軍更番下屯課其實效仍禁官豪勢要之家不許侵占隱匿如此則地無遺利軍有餘糧可省轉輸之勞

上嘉納之

癸亥

命有司為故少師榮國公姚廣孝置墳戶



